

纹枰坐对谁完棋中

味胜固欣然输可喜

落子古松流水将军

偶试豪情当年百

战风云多少天人学

业从容席上谈兵

国棋赠陈将军

一九五二年作

赵朴初



一九五二年 黄苗子

东皇望修孰慕之自披陈稿

自编诗秦王帝在重宜火红卫兵来

且得皆狗胜黄身天龍统蛙翻白

出句雅步道同最爱王梵志着襪何

妨去俗嗤 日楚牛油集 戊辰歲暮 苗子



自沐朝暉意若龍
休凭白髮便呼翁
相東嶺碎玻璃鏡
還我青春火輝紅

臧克家



庚子之秋
臧克家

昔日孩提山今我大年三拼彩牆到
挂耳耳究竟我為誰干差幾別地寄
說親自多般像惟一霎故吾以此全
拋下開門撒手逐風飛由人頂神由人
罵 踏莎行 自題小照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書 啓功



蕉葉清新捲月明田

邊苔井晚波生邨姑

汲水自東去坐誼青

蛙断续鳴蜀村小景

養輝教授兩正老舍

系近作一首題為懷志海蓋之受后又贈
周大姐詩曰憶君越上越年經路越崎嶇越
坦平勝下全虛空母愛心中不滅豈人情方
今世雨多風雨何止一家損鎖瓶稀古姬翁
相慰亦非歸未嘗且偕行
三耳上三月廿七

大江歌四解
 須東逆密跡
 科濟世六躬
 面壁十年圓
 破壁非州端
 海東英雄
 右詩乃吾十九歲中
 渡時所作
 民國十一年三月

重慶秋懷
 為翁伯友生作
 時
 翁伯友生
 為翁伯友生
 時

補之
多
少
病
狂
也

驕
也
自
演
至
至
至

乃
是
邪
親
手
拭
料

今
女
時
有
淫
淫
不

所
與
是
秋
瑞
小
照
沈
鵬

清心物物鳴理趣妙難名

勢消珠千斛 注分月半

樓截書樹旁 脚陷陣華

公兵古韵高 誰和湘絃希

子靈 書經

柏潭 譯家兼詩人 林銓

能覽名山遠觀
風聲不到野
月照玉一園
暗如滅
林銓

序

《北京百家诗词选》与读者见面了。

作为本书的编者，审读毕即将付印的清样，回顾本书编辑历程，复念及在当前出版纯文学作品难，出版诗歌作品更难，出版旧体诗作品难于上青天的情状下，这本书居然被颇具文化眼光的北京出版社列为选题，并使之尽快面世，这实在让我们《北京诗苑》编辑部的同仁们，为之欣喜异常。

提起这本书的编选缘起，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记得一九九四年年底，北京诗词学会会刊，决定改版，重新研究确定了办刊宗旨，为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力争在继承慷慨悲壮和幽默风趣的燕赵诗风的基础上，与时代同步，开拓创新，办成一家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诗词刊物。

当时，我们对曾经是六代古都，有着深厚的人文文化，特别是诗词文化积淀的北京，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北京的一家专门性的诗词刊物，有责任反映北京当代诗词创作的最高水平，也有责任为当地已过世的现当代诗人词家的精品，作一些拾遗辑佚的工作，同时又作为从此时此地起步的诗词作者学习和借鉴的资源。于是，我们便为刊物设置了两个重

量级栏目：一个是《北京百家》，选发活跃在当代诗坛，已经形成鲜明个人风格的诗坛家的精品佳作；另一个是《燕山遗韵》，选发已经辞世的二十世纪的诗人词家经典性的遗作。这两个栏目刊出的作品，都是一次性选发二十首上下精品，并附有百字左右的作者小传。

研究过程中，一直担任《北京地方志》副主编、分卷主编，时任北京诗词学会会长兼会刊社长的段天顺同志，便提出了办好这两个栏目的意义在于：一、为北京存诗。二、为北京存诗史。其目的是，为将来的北京文化志，或二十世纪北京诗词史，填补空白，留下足够的诗词名家名作的历史资料。待以时日，合两栏作品，出一个经典性或精品荟萃的诗词选本。

从一九九五年刊物改版起，迄今已九年有馀。那两个栏目共刊出当代诗人词家二十九家，作品六百零八首；已故现当代诗人词家三十三家，作品六百三十八首。经与出版社反复洽商，在保留杂志已刊出的诗人词家作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少许未刊、待刊的名家作品。限于篇幅，对有些诗词家的作品，作了适当的压缩，最后编成了这个七十二家九百二十四篇的精选本。

编定之余，环顾当代诗坛，作品铺天盖地、好诗寥若晨星的创作现状，回头再客观地掂量一下这个选本的分量。应当说，我们编选出了一个反映了近百年北京诗词文化水准并

无愧于北京诗词文化传统的选本。至于为北京存诗存史的编辑任务完成得如何，只好就此交给读者朋友检验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选入这个集子的大家名家的名篇佳作，有的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名言警句，也早已在诗国的各种交际场合引用。这里就勿须举例说明了。关于这个选本的突出特点，或者说这个选本对当前诗词建设的意义在于：自五四运动以后，一直不为新文艺、文化界承认的旧体诗创作，依然生机勃勃，业绩斐然。或者说，古老的中华诗词艺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凤凰涅槃』，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化，从而产生了属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现代诗词。选入这个集子中的以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田汉、老舍、陈毅、聂绀弩为代表的诸多大家名家的佳作，就是现代诗词经典。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值得庆幸的是，从此，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又拥有了一个和古典诗词传统相映生辉、推陈出新的现代诗词传统。当代诗歌美学家杨匡汉在《对接传统》（《诗刊》二〇〇三年第九期）一文中说：『在远远近近的传统中，出现过也存留着一大批诗歌经典。这些经典，是以特殊的震撼力把思想与艺术的种子留给后人心田的诗，是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的诗；是经得起反复重读并每一次都如同初读时那样新鲜会给人带来发现的诗；是从愿望状态进至审

美状态，以悲悯、忧患、与苦难抗争的气质既拷问灵魂又安顿灵魂的诗；是走向高地之后对长空的浩叹、对大地的洞悉，对民生的关爱的诗；是随时触动集体的深层记忆，并足以成为个人的座右铭的诗。在今天，穿越历史的烟雨而接纳、吸取、激活这笔艺术遗产，是我们新一代诗人无法绕过、不可或缺的选择。」这段针对新诗人的知诗之论，对旧体诗的欣赏者、创作者，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我们的旧体诗作者，一向是很重视古典传统的。对唐诗、宋词，酷爱者甚多。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已是诗词作者入门的必由之径。词作者中，宗东坡、稼轩、易安、白石、草窗、梦窗者，颇为时尚。如果在熟读精研古人的基础上，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对于提高当代诗词创作质量，应当是不可或缺的课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现代诗词传统，由于产生这个传统的历史，与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现实，有着现代的一性，那么，现代诗词经典作家的创作经验，对当代诗词作者来说，将会有更直接的启示意义。愿有志于诗词创作的诗友们，从现代诗词经典中，汲取思想艺术营养，在继承古典诗词传统的同时，也注意把我们的诗词创作，提高到一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更高境界。

这个选本，从专栏编辑到成书的过程中，《北京诗苑》编辑部，乃至北京诗词学会的同志们，都花费了劳动心血。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副主编石理俊同志从策划、组稿到跑

图书馆，查阅、抄录资料，组织打印，反复校阅，事无巨细，作了全身心的投入。他的这种『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编辑同行引为自豪并认真学习的。

限于编者的水平和资料掌握的限制所造成本书的缺失，希望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选本是《北京诗苑》两个栏目阶段性的成果。北京的诗词事业方兴未艾，诗词新人源源而来。刊物的《北京百家》、《燕山遗韵》两个栏目今后还将逐期刊出。再待以更长的年时，我们编辑部的后续梯队，或许有续集成书编出，这是后话了。

是为序。

杨金亭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目 录

齐白石	十一首		(1)
鲁迅	十三首		(5)
许寿裳	十一首		(9)
柳亚子	十五首		(13)
朱 德	九 首		(18)
李大钊	十二首		(22)
郭沫若	十三首		(27)
毛泽东	十七首		(32)
叶圣陶	七 首		(39)
张恨水	十七首		(42)
茅 盾	十一首		(46)
钱昌照	九 首		(50)

萧 劳	七 首		(54)
叶剑英	七 首		(57)
张伯驹	十二首		(60)
周恩来	七 首		(65)
朱自清	十五首		(67)
田 汉	十八首		(72)
老 舍	十八首		(79)
俞平伯	十二首		(85)
陈 毅	十三首		(89)
胡 风	十五首		(93)
聂绀弩	十八首		(99)
李一氓	十二首		(106)
钟敬文	十一首		(110)
郭化若	十二首		(117)

常任侠	十二首		(122)
臧克家	十首		(128)
萧军	十四首		(131)
赵朴初	十一首		(136)
廖辅叔	十三首		(143)
陶铸	十四首		(148)
关露	十二首		(153)
郭影秋	十首		(157)
张中行	八首		(161)
钱锺书	十二首		(164)
蔡若虹	二十首		(169)
张执一	十三首		(176)
启功	十五首		(180)
邓拓	十四首		(186)

石西民	十首		(192)
王建中	九首		(196)
何其芳	十二首		(200)
黄苗子	十五首		(204)
张还吾	十四首		(210)
沈信夫	九首		(214)
杨宪益	十四首		(218)
荒 芜	十五首		(224)
陈大远	二首		(229)
杨敏如	十首		(232)
李 锐	二十首		(237)
乐时鸣	十一首		(244)
张 璋	十首		(250)
胡 绳	十六首		(256)

程光锐	十六首		(260)
周汝昌	十四首		(269)
屠岸	十四首		(275)
苏仲湘	十六首		(280)
吕千飞	十五首		(288)
林锴	二十首		(294)
陈朗	十五首		(299)
盛绳武	十首		(306)
刘征	十九首		(311)
周南	十二首		(320)
厉以宁	八首		(325)
沈鹏	十一首		(328)
段天顺	十五首		(332)
张锲	十三首		(339)

邵燕祥 十六首

王蒙 十六首

钱世明 十一首

林岫 十六首

(362) (357) (350) (345)